

脂砚齋評石頭記上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齋○評



上海三聯書店

脂砚齋評石頭記上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齋評

◎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砚斋评石头记 /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评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5

ISBN 978-7-5426-3376-7

I. ①脂… II. ①曹… ②脂…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4396 号

脂砚斋评石头记(上下)

著 者 / (清)曹雪芹 著 (清)脂砚斋 评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特约编辑 / 霍春霞 王 卓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TEL: 010-65964127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806 千字

印 张 / 56

ISBN 978-7-5426-3376-7/I · 498

定 价: 88.00 元 (上下册)

编者说明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自问世以来就不断有人研究其精髓。《红楼梦》版本众多，可靠的版本却难能可贵，关于这一点，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都深有体会。《红楼梦》现存版本大致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仅流传前八十回、保留脂砚斋评语的脂评本，另一个是经过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删去所有脂砚斋评语并续写完成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所谓脂评本，是所有带脂批的《石头记》传抄本的统称。这些传抄本都保留了大量的朱红色批语，其中有些重要的传抄版本上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人们把这些早期的《石头记》抄本称为脂评本或脂批本。

《红楼梦》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见它与《水浒》《三国》等书不尽相同。《石头记》从一开始传抄行世时就带有脂砚斋的多次评点，而不是后世读者所加。也就是说，脂砚斋的批语是小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后人的附会。甚至可以说脂砚斋实际上是曹雪芹的合作者，这是脂评本不同于其他明清小说评点本的最重要之处。

我们校订本书的根本目的，是试图还原《红楼梦》原稿的本来面貌，不同于一般的图书校订与整理。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一般的校订、整理除了改正明显的错字、讹句以外，还会尽量规范文字的使用，稍微少见、难认的字会设法避免或改用现在大家习惯的用法和写法。脂评本《石头记》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个性和特色，如果校订时一味按照现在的标准将其规范化，必然会减弱甚至损坏原书之精妙。因此，我们在校订时尽量尊重和保持作者的文风和写作习惯，只要不改变原来的含义，就算明知是作者的笔误，我们也不主张改正。

本书校订脂砚斋评语时主要使用三种符号：表示抄本原文明显有讹误，当作某字为宜时使用〔〕；表示抄本原文文句不全，有所遗漏，试为补字、仅备参考时使用（）；表示此处文字有非原文的文句窜入，应予删去时使用<>。

本书参考的版本有：《胡适藏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甲；《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简称蒙；《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简称戚；《乾隆庚辰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庚；《乾隆己卯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己；《原苏联列宁格勒藏本》，简称苏；《杨继振藏红楼梦稿本》，简称杨；《梦觉主人乾隆甲辰序本》，简称觉；《舒元炜乾隆己酉序本》，简称舒；《郑振铎藏本》，简称郑。

另外，根据脂砚斋评语所在位置不同，本书分为行侧批、双行夹批、眉批、回前批、回后批五种，分别简称为侧、双、眉、回前批、回后批。例如〔甲侧〕、〔蒙侧〕、〔己双〕、〔甲眉〕、〔戚回前〕、〔庚回后〕等。

凡 例

(又题《红楼梦》旨义)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著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此书只是著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年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曾不若彼裙钗哉!【蒙例】何非梦幻?何不通灵?作者托言,原当有自。受气清浊本无男女别。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

之罪，[蒙侧]明告看者。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蒙侧]因为传他、并可传我。虽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提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目 录

编者说明	1
凡 例	1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3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23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7
第 五 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47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60
第 七 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72
第 八 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84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96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104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112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121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128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137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146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154
第 十 七 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166

第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178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92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207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216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226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237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染相思·····	246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259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72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8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94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309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321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329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339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348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355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俏结梅花络·····	366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37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87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韵·····	401
第三十九回	村老妪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	411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420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甲侧〕自古地步。○自首荒唐细谏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闻者了然不惑。原来，当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甲侧〕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甲侧〕荒唐也。无稽崖，〔甲侧〕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甲侧〕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甲侧〕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甲侧〕合周天之数。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甲侧〕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蒙侧〕数足，偏遗我，“不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都鬼话。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甲侧〕妙。自谓落魄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甲侧〕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嗟，日夜悲号惭愧。一日，正当嗟悼之馀，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气骨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蒙或双〕这是真像，非幻像也。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甲侧〕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甲侧〕岂敢，岂敢。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甲侧〕岂敢，岂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侧〕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到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

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甲侧〕煅炼过，尚与人跼脚，不学者又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甲侧〕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偿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甲侧〕明点幻字，好。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甲侧〕奇诡险怪之文，有如《石钟》、《赤壁》用幻处。那僧乃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甲侧〕自愧之语。〔蒙侧〕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甲侧〕妙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甲侧〕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甲侧〕伏长安大都。诗礼簪缨之族，〔甲侧〕伏荣国府。花锦繁华之地，〔甲侧〕伏大观园。温柔富贵之乡，〔甲侧〕伏紫芸轩。去安身乐业。”〔甲侧〕何不再添一句云：〔甲眉〕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石，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余亦恨不随此石而去也。〔甲侧〕伏聊供阅者一笑。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弟子那几件奇处，〔甲侧〕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处？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舍去了。

后来，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侧〕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悔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与补苍天，〔甲侧〕书之本旨。枉入红尘若许年。〔甲侧〕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寄去作神传？

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到还全备，或可适情解闷，〔甲侧〕或字谦得好。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甲侧〕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据余说却大有考证。

〔蒙侧〕妙〔妙〕在无考！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

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甲侧〕先驳得妙！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甲侧〕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甲侧〕所以答的好。又何难也。但我想历代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到别致新奇，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代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败人妻女，〔甲侧〕先批其大端。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蒙侧〕放笔以情趣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故假拟出男女二人之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小丑然。且嫖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少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也。〔甲眉〕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顾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传〔傅〕粉、千娇万染，〔甲眉〕开卷一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干〔于〕逐回中搜剔剜削，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指示谬误。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甲眉〕斯是《庄子》、《离骚》之业。亦太过！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总一时少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甲侧〕转得更好。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拉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

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甲侧〕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空空道人听如

此说，思忖了半晌，将这《石头记》〔甲侧〕再检阅一遍。〔甲侧〕这空空道人也本名。再检阅一遍。〔甲侧〕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

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甲侧〕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

旨。〔甲侧〕要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

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

其事，又非假拟妄称，〔甲侧〕要一味的淫邀艳约、私讨偷盟之可比。因

毫不干涉时世，〔甲侧〕要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名《石

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

月宝鉴》。〔甲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

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甲眉〕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方是巨眼。并题一绝

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侧〕此是第〔甲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一首标题诗。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

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甲眉〕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问石兄，余〔奈〕不遇癞〔癩〕头和和尚！怅怅！〔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甲侧〕以石上所记之文。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甲侧〕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甲侧〕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

〔甲侧〕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内有个仁清巷，〔甲侧〕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

窄狭，〔甲侧〕世路宽广，者甚少。亦谐。人皆呼作葫芦庙。〔甲侧〕糊涂也，〔蒙侧〕尽〔画〕的虽故假语从此具焉。不依样，却是葫芦。庙傍住

着一家乡宦，〔甲侧〕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姓甄，〔甲眉〕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名费，〔甲侧〕字

士隐。〔甲侧〕托言将真事隐去也。嫡妻封氏，〔甲侧〕风。因风俗来。情性贤淑，深明礼义。〔甲侧〕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

其根源家中虽无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甲侧〕本地推为望族，宁荣不凡。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

只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甲侧〕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时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

钗无〔蒙侧〕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

是一件不足，如今年纪半百，膝下无儿，〔甲侧〕所谓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甲侧〕设云应伶〔怜〕也。

一日炎夏永昼，〔甲侧〕热日无多。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攏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甲侧〕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且行且谈。只听那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入人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蒙侧〕苦恼是造劫历世，又不能不造劫历世，悲夫。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甲侧〕妙。所谓三生石上旧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甲侧〕点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有绛珠草一株。〔甲侧〕点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甲侧〕单点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化人形，竟修成个女体，〔甲眉〕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抑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题处清雅。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密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甲侧〕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郁结成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甲侧〕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况世之人乎。趣甚，警甚！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甲侧〕总悔轻举妄动之意。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甲侧〕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甲侧〕又出一警幻，皆大关键处。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到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甲侧〕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甲眉〕知眼泪小说，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蒙侧〕恩情山海偿意，但不能说得。〔债〕，惟有泪堪还。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甲侧〕余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那道人道：“果真是罕闻，实未闻有还眼泪之说。〔蒙侧〕作想得奇。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为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酒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

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未曾将儿女真情发泄其一二。〔蒙侧〕所以别致。想这一干人人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脱几个，

〔蒙侧〕度脱，请问是幻不是幻。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甲侧〕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蒙侧〕幻中幻，何《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不可幻？情中情，谁

又无情？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却说甄士隐俱听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近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则洗耳谛听，犹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

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者，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

镌着“通灵宝玉”四字，〔甲侧〕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隐屈之至。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甲侧〕又点幻字，〔蒙侧〕幻中言云书已入幻境矣。幻，何等法门！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甲侧〕四字可思。两边又有一副对联，写道是：〔蒙威双〕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甲侧〕叠用真、假、有、无字，妙！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得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蒙侧〕真是大，警觉大转身。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甲侧〕醒得无痕，不落旧套。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甲侧〕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步来。士隐见女儿一发生的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门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甲侧〕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则跛足蓬头，

〔甲侧〕此〔觉双〕此门是幻像。则是幻缘。疯疯颠颠，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

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甲侧〕奇怪。所谓情僧也。又面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甲眉〕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

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这一把眼泪洒与〔甲眉〕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甲眉〕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矣〔甲眉〕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贾〕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士隐听了，

知是疯话，也不去采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蒙侧〕如果舍出，则不成幻境矣。行文至此，又不得不有此一语。士隐不奈烦，便抱着女儿撒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

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甲侧〕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菱花空对雪淅淅。〔甲侧〕生不遇时，遇又非偶。

好防佳节元宵后，〔甲侧〕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便是烟消火灭时。〔甲侧〕伏后文。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得道人说道：“你我何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甲眉〕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

春光寓言也。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消号去。”那僧道：“妙妙妙！”说毕二人已去，再不见个踪迹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这士隐正痴想间，忽见隔壁

〔甲侧〕隔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走了出来，这个人姓名贾名化，〔甲侧〕假字表时飞，〔甲侧〕实别号雨村者，〔甲侧〕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话，妙！非，妙！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本是胡州人氏，〔甲侧〕胡原系诗书仕宦之族，因他出于末世，〔甲侧〕又写父母祖宗根基一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蒙侧〕形容落破〔魄〕诗书子弟，逼真！在家乡

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蒙侧〕庙中安身，卖字为生，想是过午不食的了。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甲侧〕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非守钱虏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

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甲侧〕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躬身亦

让道：“老先生请便，〔蒙侧〕世态人情，如闻其声。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个丫嬛，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甲侧〕八字足矣。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甲眉〕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这是雨村目中，又不与后之人相似。雨村不觉看得呆了。〔甲侧〕今古穷酸，色心最重。那甄家丫嬛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穷，然生得腰圆膀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甲侧〕是〔甲眉〕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这丫嬛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等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来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甲眉〕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蒙侧〕如此村度，岂得为无情？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甲侧〕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更狂喜不禁，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蒙侧〕在此处已把種〔總〕点出。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散，既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另具一席于书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甲侧〕写士隐爱才好客。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头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蒙侧〕也是不得不留心。不独因好色，多半感知音。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甲侧〕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照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